衣帶漸寬終不悔

南方壺

今日國內博士供過於求，造成覓職不易。產量過多，是否因很容易唸呢？問問正在攻讀博士學位者，他們可能覺得豈有那容易唸，個中辛苦誰能知？

各校各研究所，對博士班的畢業要求不盡相同，但完成一份論文是免不了的。一旦修課、資格考，語文等，不一而足的條件都滿足後，就只剩論文一項了。本以為通過一道道量化的門檻，成為博士候選人後，畢業乃指日可待。卻沒想到，要“生出”論文，竟是那麼地難。沒課修，沒試考，整天做研究，但做什麼呢？一旦進入做論文的階段，便有如“拔劍四顧心茫然”，這出自李白“行路難”三首之一。能走到唸博士的地步，大風大浪想必都見過不少。但可不曾料到，在追求博士學位的道上，行路竟如此難。往往連第一步，都不知該如何跨出。

李清照那首著名的詞“聲聲慢”開頭那句“尋尋覓覓，冷冷清清，悽悽慘慘戚戚”，約略可以形容博士生開始做研究時的心情。在冷冷清清中，不斷尋覓，換得的居然是悽悽慘慘戚戚。這時不禁會懷念之前的修課及準備考試。雖忙碌，也一直想擺脫那些有如緊箍咒般的束縛，但那時總是在前行。且一個個的挑戰，通常可預期何時能結束。如今以為終於登堂入室了，可悠遊在研究的天地，享受讀書樂。結

果卻是一天天度過，年華似水流，論文連影子也無。畢業口試日，遙遙無期啊！心情真是“這次第，怎一個愁字了得”。

所以又難唸，工作又不好找，那為什麼要唸？何苦來哉？只能說為了興趣。人生能做自己有興趣的事，是多麼難得。而比起考公職，僅僅 2–3%的錄取率，博士生雖中輟的也不少，但能完成學位的比率可高多了。日後的待遇也還可以。另外，相較於也可能是為了追求興趣之藝術工作者，比他們其中的大部分，在學術這一行，日子實在過得太好了。有些電影導演，為了拍一部片子，還得奔走多年籌措資金，到處磕頭呢！況且，很少有那一行業，自主性這麼高。要知在學術的殿堂裡，不論教書或做研究，都讓你能相當自由的揮灑。也就是因少能有的自主，且較不必為五斗米折腰，拳拳事鄉里小人，使得一直有人願意投入學術這一行，加入博士生行列。

博士生苦思論文突破的心情，王國維顯然早就深深了解。王國維何許人也？民國初期，清華國學研究院有王國維、梁啟超、陳寅恪，及趙元任等“四大導師”。最近大陸新浪微博流傳一張民國十五年“清華學校研究院畢業證書”，其上除了校長及教務長外，導師欄赫然有一字排開前述四大導師的名字，及另外一位導師李濟。被推崇為“中國史學界近三百年來僅此一人”的陳寅恪 (1890–1969)，認為王國維 (1877–1927) 的學術成就“幾若無涯岸之可望、轍跡之可尋”。我們來看王國維如何談治學。他在所著“人間詞話”一書中說：

> 古今之成大事業、大學問者，必經過三種之境界。“昨夜西風凋碧樹，獨上高樓，望盡天涯路”，此第一境也。“衣帶漸寬終不悔，為伊消得人憔悴”，此第二境也。“眾裏尋他千百度，驀然回首，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”，此第三境也。此等語皆非大詞人不能道。然遽以此意解釋諸詞，恐為晏、歐諸公所不許也。

其中三個境界，乃分別出自晏殊、柳永，及辛棄疾的一首詞。

第一境界，以西風刮得樹木葉子凋謝，表示當前形勢險峻。但這時可不能氣餒，半途而廢。要盡力爬上高樓，如此才能望到極遠處。所謂高瞻遠矚，看到未來發展的方向。這一境界，乃說明立志及決心。在此境界中，由於“獨”上高樓，前不見古人，後不見來者，念天地之悠悠，難免獨愴然而涕下。但為了做好準備工作，千萬要沈得住氣，培養出做學問所須忍受孤寂的能力，且將視野建立起來。

第二境界，描述如何為了志向而努力奮鬥，吃盡苦頭。但走在自己所選擇的路上，即使骨瘦又憔悴，也就毫不後悔，仍是執著地追求。在此境界中，雖挫折不斷，但熱情不止。能度這一境界，絕地再生，就有希望了。

第三境界，指在經過多次尋覓，遍歷失敗後，終於發現，原來目標一直就在那裡，只是之前未曾留意到而已。在此境界中，看似得來全不費功夫，其實不然。乃由於經歷了前二境界，踏破無數鐵鞋，方能逐漸成長，敏銳力及洞察力均大

幅提高，方能享受水到渠成的甘甜。

所以那些看來衣帶仍緊，氣色仍不錯的眾博士生，不必為論文尚無頭緒而沮喪，你連第一境界都還未度過呢！目前不過吹吹西風而已。不必畏懼強風，樹木尚且認為風過不留聲，你怕什麼？王安石不也說過“不畏浮雲遮望眼，自緣身在最高層”。快上高樓吧！ (100.3.1)